

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為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遂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豫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為有，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真之篇末蓋者，言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終

南華真經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專之者或流於清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箋得不明為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遊，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開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達於先聖，有越之不可詰。如憑虛捕象，同而亦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感。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為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遂會轉移，未有開戶著書之日，憂慮廢退，以來遂以此紓憂而娛老。今書幸成，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並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鼓舞變化，若無律涯而字字句句各有著落，恍然如醒得醒，如繫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橫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聖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為過而主於抗俗，令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逮其奧也。趨來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清旦之初，更因未合必張燈調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且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網山，網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為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褻餘，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蕭翁，嘗為文字官，夫今以實讓直，主玉句觀，腐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

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雅俚俗而直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宣教郎知郡武軍建寧縣林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而變化凌薄日月疏快雲河妙密統動鱗鱗翼羽爛天照燁燁左輝而不壞遠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 腐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音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觀之然則是詎可以幸取力哉 腐翁學精識絕淵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憂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摟靜深而穎然上達吾觀 腐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充足明偉者以自伸其猶鯨鵬耶而又既浸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 腐翁孰能得之哉今 腐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 腐翁亦博大弘傳豪華鉅儒哉余始得是讀之輒書奇過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 腐翁之是書也景定辛

閏十一月己巳三衢徐霖景說跋

緣國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懷世甚亦惟其陽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足以登之至於茫昧浩渺之美窮數變變化之不一蓋亦信其眼力之所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鄙於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若抑儒哉本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聞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諉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 腐齋先生玉堂林公得聖人之道於 樂軒樂軒之視緣園所謂後世之子雲 腐齋之於 樂軒則太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為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年載始得為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將崔羅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

忽復之聞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 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腐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故重言焉